



大学经典

国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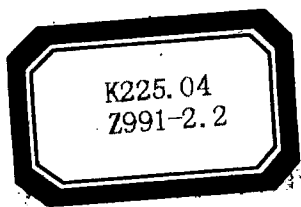
〔吴〕韦昭注

明洁辑评

金良年 导读
梁谷 整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
2



国 语

[吴] 韦昭 注 明洁 辑评

金良年 导读 梁谷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吴)韦昭注;明洁辑评;金良年导读;梁谷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5005-0

I. 国... II. ①韦...②明...③金...④梁... III. 中国—
古代史—春秋时代—史籍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9269号

责任编辑 徐乐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国语

[吴]韦昭 注 明洁 辑评 金良年 导读 梁谷 整理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4

字 数 370 000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005-0/K·1109

定 价 32.00元

导 读

金良年

《国语》是记载春秋时代史事资料的古籍，它的名称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记载，现在流传的本子虽然不一定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本子，但应该是由汉代的那个本子辗转相传下来的。记载春秋时代史事的古籍并不很多，因此，研究和了解先秦史，尤其是春秋史，都无法绕开这部书。要阅读和使用这部书，有几个问题是必须有所了解的。

首先是这部书的性质。我们现在提到这部书，一般把它称之为国别史。这一说法来自于唐代刘知幾所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他在全书开卷第一篇的“六家”中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权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清人浦起龙疏释说，《国语》家乃“国别家也”。刘知幾从史学的角度立论，把《国语》列为六家之一，但在并列的六家中有显然属于儒家经典的《尚书》、《春秋》、《左传》，可见他只是从史书体裁方面着眼，并没有认定《国语》本身的性质就是史籍。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和本身属于史籍，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刘知幾在“六家”篇的下文中，也承认《国语》“亦六经

之流、三传之亚也”。这一说法也是渊源有自的，早在汉代的学者中就有《国语》为《春秋》或左氏“外传”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国语》在古代目录学著作中，长期以“春秋外传国语”之名，列于经部春秋类中。直到清乾隆中编辑《四库全书》，才由官方正式定论，将其由经部改入史部，其理由是：

《国语》二十一篇，《汉志》虽载《春秋》后，然无“春秋外传”之名也，《汉书·律历志》始称“春秋外传”，王充《论衡》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刘熙《释名》亦云“《国语》亦曰‘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考《国语》上包周穆王、下暨鲁悼公，与《春秋》时代首尾皆不相应，其事亦多与《春秋》无关，系之《春秋》殊为不类。至书中明有“鲁语”，而刘熙以为“外国所传”，尤为舛违，附之于经，于义未允。《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左史之遗，今改隶之杂史类焉。

至此，《国语》史籍的地位算是正式得到了认定。但仔细阅读全书，就会感到它似乎不是一部有系统的史著，而更像是古人言论的汇编，只不过它是采取了按国别分编的形式。古代有左、右史分记国君言、事之说（《汉书·艺文志》谓“右史记事，左史记言”，《礼记·玉藻》则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两者所载正相反，此处暂不细究），《四库全书总目》说《国语》“实古左史之遗”是有道理的。过去人们大都注意《国语》名称中的“国”，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语”。其实，“语”是古代的一种著作形式。在《国语·楚语上》中说，楚庄王要教育太子，大夫申叔时提出了九个教育项目，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其中，《语》的作用是“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以之与今本《国语》相比照，大体相近，

流传至今的孔子《论语》、《管子·短语》、陆贾《新语》，乃至《世说新语》，实际也是性质相类的“语”书。《语》既是上古时代用以教育贵族的教科书，当时的本子必不止《国语》一种，可惜由于时代久远、七厄六灾，完整流传至今的“语”书，只有这部经过后人重编的《国语》了。不过，在先秦古籍中还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吉光片羽，例如，《尹文子·大道》中就有：

“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人难’。”（今人一般把这里的“语”理解为“俗语”、“谚语”，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在当时的著述中，另有“里语”、“鄙语”、“谚”之称，因此，这里的“语”绝大部分应当理解为“语书”。）西晋时，汲冢的战国魏墓中曾出土过“《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晋书·束皙传》），可惜后来又失传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种残损不全的“语”书，被定名为《春秋事语》，据张政烺先生考定，这是“语”书中的一种初级读本（《〈春秋事语〉解题》，载《文物》1977年第1期）。准此，《国语》的性质其实并非是 History，而是 Discourse，事实上国外的《国语》译本就是译作“Discourses on the States”。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国语》的文献属性，与其说是史书，还不如作为“准经典”更为恰当，尽管它不必是《春秋》的“外传”。

《国语》还有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是它的作者。因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所以从其传世之初，就认为它的作者与传《春秋》的“鲁君子左丘明”是同一人。但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明确指出“《国语》非丘明所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证据有两条：其一，“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孔颖达《左传正义》引傅玄说）；其二，与《左传》“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例如，《晋语》在书中独占九篇，于晋国三卿记事特详

赵氏；《晋语六》记鄢陵之战共四条，内容仅有详略之异；《齐语》全同于《管子·小匡》等。对此，“保左”派又提出新的说辞，一是“稿本”说：

先儒多怪左丘明既传《春秋》，又作《国语》，为之说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为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分之，取其菁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志也，故其辞语繁重，序事过详，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浑厚道峻也，又多驳杂不粹之文，诚由列国之史学有厚薄、才有浅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复重之书何为耶？（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七《述〈国语〉》）

二是“非一人”说：

叶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司马氏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国语》之文不及《传》之精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仍肯定了左丘明说，认为：

《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抵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是官书，所以左丘明的著作权继续安享了近二百年。近代新史学兴起，怀疑说复兴，学者提出了种种假说，却未能形成一致性的肯定意见，但它虽属先秦古籍，却非一时一人之作，尤其并非出于左丘明之手大约是可以断

定了。

现在我们见到的《国语》二十一卷本，计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汉人另外还有一种《国语》的本子，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由刘向编定的《新国语》五十四篇，可惜这一系统的《国语》没有流传下来）。记事始于西周穆王，迄于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前453年）。这个本子基本渊源于汉人整理编定的本子，宋代学者宋庠谓：

“（《国语》）古今卷第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或二十卷，然据班志最先出，贾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实旧书之定数，其后或互有损益，盖诸儒章句烦简不同，析简并篇，自名其学，盖不足疑也，要之，《艺文志》为审矣。”（《国语补音》序）其说甚恰。由于《国语》曾附于经典，所以一些著名经学家如郑众、贾逵、王肃等曾为它作过注，但这些注本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流行的是三国时代吴人韦昭的注本。由于时代较早，其中又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训，所以这个注本颇受学者的重视。后人补作的训释，较著名的有两种，一种是清人董增龄的《国语正义》，一种是近人徐元浩的《国语集解》，近年皆有重印本或整理本，不难得见。

《国语》的文辞向以优美闳丽著称，有“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柳宗元《非国语》）之誉，明代学者王世贞更赞赏说：“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胡应麟则从文章流变的角度评论说：“《国策》之文粗，《国语》之文细；《国语》之气茆，《国策》之气雄。《国语》，左氏末弩乎？《国策》，马氏先鞭乎？”因此，历来论先秦散文少不了提及《国语》，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选入了《国语》的十一篇文章，今人所编的先秦文学选本中，《国语》也是必不可少的

项目。

以今人眼光观之，《国语》作为一部古代的“语”书读本，追求文辞闳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说它“文胜而不醇乎道”，前人已有“持论之过”之辩，现在已没有必要再就此而多说。惟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则须与其他资料参证，因为“语”书有编饰成分，所记未必都是实事，《四库总目》已有“疑以存疑”之说，如何善用而阐释之，在于取材者慧识而已。

整理说明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著，凡二十一卷。它记载了上起西周穆王，下迄鲁悼公这约五百年间的史实，除《周语》和《郑语》涉及到西周的历史事件外，其他各语所记都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活动，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典籍。

关于《国语》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确记载《国语》作者的，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定论。从宋朝开始，不少学者对此一说法提出质疑。现在一般认为，《国语》可能是各国的史官记下本国的主要事件，后人再汇集整理而成，因此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左丘明可能是众多传诵、整理者中的一个。《国语》的成书年代亦已无法确考，大致在战国初期，而且各篇成文先后亦不相同。

《国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语”，亦即“记言”，按韦昭的解释，“语”即“治国之善言”。它主要通过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对话、言论、相互间的辩驳乃至论战来反映当时治国的方针、外交的韬略及其他重大事件，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通过其言论而生动地凸现出来。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因此在单纯记事方面所花的笔墨就不是很多，这同《左传》

以记事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语》将西周与各诸侯国分别记事，这与《左传》记事而不分国有很大区别。这一方面是由于《国语》的编纂素材来源于各国之国史材料，本身也限定了《国语》的基本面目与框架；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当时周室衰微、各诸侯国与之分庭抗礼，实际上处于相峙割据的历史状况，因此仅仅以周室为主干便难以准确、全面地记载当时各国发生的大事、要事。当然，各国的排列顺序还是有所讲究的。除《周语》居首之外，鲁、齐二国及晋、郑二国分别为西周、东周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排列于前。而楚、吴、越三国在当时属蛮夷之邦，自然只能依其兴起之顺序排在中原各国之后了。

由于《国语》特殊的体例，决定了它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的地方。比如记载各国的史事起讫时间不一致，所取材料比较零碎，有些尚保留着原始素材的面目。又因《国语》所涉及的都是当时的主要事件，而对一些小事常常付诸阙如，因此每卷之中各则事件之间多不相连贯，给人有尚未融贯成史的感觉。然而，《国语》中的不少史料是在《左传》缺载或记得比较简略的。如《左传》记周室史实较简，而《国语》记事起始时间早于《左传》，这部分资料是研治西周史的珍贵文献。另外，《国语》较详细地记载了管仲改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越王勾践灭吴的具体经过，对《左传》有不少补充。因此，后人常把《国语》、《左传》视为姐妹篇，互相参证。

自汉以降，不少学者对《国语》作了训释，现存最早的是三国时代吴国韦昭（204—273）的注本，它保留了现已失传的东汉郑众、贾逵和三国时期虞翻、唐固等人的部分注释，是现在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国语》注本。此注本现存宋代刻印的天圣明道本和公序补音本两种，二本在正文和注释上都有一些不同。此次整理，以清朝黄丕烈士礼居丛书翻刻明道本《国语》为底本，重新分段，并加新式标点，文字方面参校了其他一些版本及

历代学者的校勘资料。《国语》各卷均无细目，1978年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组整理校勘的《国语》韦注本在目录中为每则史事加了小标题，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为便利读者计，本次整理沿用了这些小标题，仅对个别文字作了更动。另外，明洁先生还为本书选辑了历代学者对于《国语》的评说，特列于各相关章节旁。

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梁 谷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

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目录

导读 / 金良年 / 1

整理说明 / 梁谷 / 1

卷一 周语上 / 1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 1

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 4

邵公谏厉王弭谤 / 5

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 6

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 7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 7

仲山父谏宣王立戏 / 10

穆仲论鲁侯孝 / 11

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 11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 / 12

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 / 13

内史过论神 / 14

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 / 16

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 / 18

卷二 周语中 / 21

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 / 21

襄王拒晋文公请隧 / 25

阳人不服晋侯 / 26

襄王拒杀卫成公 / 27

王孙满观秦师 / 28

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 / 28
单襄公论陈必亡 / 31
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 / 34
王孙说请勿赐叔孙侨如 / 36
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 / 36

卷三 周语下 / 40

单襄公论晋将有乱 / 40
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 / 42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 45
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 / 50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 / 52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 / 54
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 / 58
宾孟见雄鸡自断其尾 / 63
刘文公与苾弘欲城周 / 64

卷四 鲁语上 / 67

曹刿问战 / 67
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 / 68
匠师庆谏庄公丹楹刻桷 / 69
夏父展谏宗妇觐哀姜用币 / 69
臧文仲如齐告彘 / 70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师 / 71
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 / 72
臧文仲请赏重馆人 / 73
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 / 74
文公欲弛孟文子与郈敬子之宅 / 76